

Lt:Fin

东盟文艺

统筹:寒川

第380期 印尼篇

组稿人:莎萍

贪婪乃社会病毒

(王芳)

他垂头丧气回到家，一进门老婆见他走路飘忽不稳，便走前去扶他，疑惑的问：“怎么了伯(俗称老公)发生什么事了？”这一问使他整个人跌坐在小客厅里唯一的破旧沙发上伤心苦诉：“敏娜，今天一整天我只招到一个客人，连同赏金总共两万盾，明天的伙食费有着落吗？我恳求老板的租金缓后一两天再付，没想到反把我给停职了。”

他看着老婆怜惜地说“这样下去，往后日子怎么过？日薪族，没事干没得吃啊！”敏娜听罢安慰说：“天无绝人之路，伯，疫情无情人间尚有情！今天我们这一区每家每户都有收到善心人士分发的包裹，起码三几天还是可以撑得住。”敏娜心里也明白日子挺艰难的，继续安慰几句说“先别想太多了，歇息会儿再……”话未说完，

却听到户外闹哄哄的，敏娜出去一看，撞见众人正抬着带伤回来的邻居鲁曼爸。“啊？……”鲁曼妻娃蒂惊讶地喊“怎么啦？伯，不是好好的出去买药吗？”说罢赶紧冲向鲁曼，见到老公满脸青肿，腮边还流着丝丝血迹，忍不住呜呜地哭起来，“你是怎么伤成这样的？”后来方知因为药价突

涨三倍多，不够钱买，担心女儿感染，只好去偷！导致众怒被围殴……“哎……都是疫情惹的祸啊！”人群里只听一个人狠狠地骂道：“可恨这些在艰难时刻里还趁机打劫的无良商家，随意哄抬防疫物资、药品，引起市面缺货，价格飙升，穷人哪买得起？”“是的！病毒可怕！贪婪的社会病毒更可怕！”

拳头板

(紫萍)

困在家里“避难”的日子很沉闷。为打发时间我把家里的书籍、稿件和剪报重新整理一番，后装箱，冷藏。今天，我又清除掉好些不用的东西和久藏衣橱不穿的旧衣物。这时，沉默了一天的手机在寂寂的黄昏里呼叫了。“唉！Corona时期我们都成了囚徒。女儿把我在菜市场的店铺上了几个大锁头，硬逼我放长假，乖乖在家避难。”远在城里的老乡在电话那一头向我投诉，“这种日子很‘难过’。今早一阵大雨过后我突然想起‘拳头板’，和了面粉我马上做。吃一碗热热的拳头板我想起你，想起你说的

几十年了没吃拳头板，就想给你留一碗，不过一想起你我何时才‘出狱’，我又对着空碗伤心和发愁。不过，拳头板很容易做，你闲着无事就自己做……”老乡说了她做拳头板吃的一番心情。我听后很感动。老乡吃拳头板会想起我，还要给我留一碗。她不知道，我连吃饭一事都嫌烦，又怎会特意去为自己做拳头板？“你就给我留一碗，藏进冰箱让它冰冻。我‘出狱’后会过去吃……”我叮咛着。她听后在电话那一头哈哈大笑开了。这下子，老乡的“拳头板”令我翘首望——窗外，缕缕相思追逐飘游天际的

云朵，云雾弥漫的那一方，年轻的妈妈正忙着和面粉，搓面团，把面团捏成一块一小块，丢进火炉上的热水沸腾的锅里。随后，二碗热气腾腾的拳头板上桌了——我与爸爸排排坐，父女俩吃一碗热热的甜甜的飘着姜香的拳头板。爸爸吃得额头冒汗，看爸爸边吃边抹汗的模样，我笑了……吃过后爸爸总会重复的说着他小时候就是那么的与爷爷排排坐，父子俩吃一碗奶奶做的飘着姜香的拳头板。爸爸说，很想念北方老家，很想念那段与爷爷奶奶在遥远的梅县老家共渡的十五年的岁月，那时我记起爸爸的这怀

心事与眷恋，把爸爸诉说旧事时的悲感神情留在眼帘。爸爸去世后，妈妈就不再吃拳头板。“拳头板”的故事沉睡在我寂寂的今生。今生即将过去，我想很想再吃一碗妈妈做的拳头板，再与爸爸排排坐，在那张古老的黑色的我比它高出一个头的大圆饭桌，父女俩高兴的吃一碗热热的甜甜的，散发着姜香的“拳头板”。今夜，电脑前，模糊的视野里，高高瘦瘦的爸爸笑着向我招手，向我走来，随着，一阵我熟悉的姜香飘开了，那张饭桌上，摆有二碗热气腾腾的“拳头板”。(2020年5月)

小水滴

(莎萍)

背影

半夜三更 过后鸡啼
库门蠕动着佝偻背影？
“爸！怎么在这里。”
“睡不着。等你。”

谎言

阿贵打人 无情无理
众人围聚 窃窃私语
何事 何时 何地
不信 我的话就是证据

锁

里面藏着许多秘密
造物者将我与你匹配
除你 没人能开启
没来 锈了也要等你

诗魂

(黄木通)

静谧海滩浪涛花，
曙光初照晓朝霞。
挥手迎向大自然，
踏着浪花踩海沙。
留下梦幻的彩画，
把诗的灵魂永藏。
让海风翻飞万卷，
留芳万世传大家。

功败垂成

(晓星)

为着这道无解题，孔帆真的是“愁白了少年头”！今晚，遥望长空皓月，李子安真希望自己即刻变成一只鸿雁，在清辉下展翅高飞，将恩师的这封家书送到遥远的北国。在皎洁的清辉下，李子安再次掏出了这封信。信封上写着十一个醒目的大字“中国、广东转陈清华先生收”。看着这十一个大字，李子安耳际又响起了老人颤抖的声音：“安，我们是老邻居，而且我孩子陈清华还是你的老师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，将这封信送到我孩子的手上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啊，自从我孩子北归后，几十年来他没给我写过一封信。当年印尼和中国没有来往，他没写信来，我不怪他，可是现在不是开放了吗？阿华怎么还是连一封信也没寄来。我没有他的地址，我只听说他住在广东，你一定要帮忙我

找到他啊，我没有几年好活啦，唯一的愿望就是临死前能够见阿华一面。我求求你了！”想到师恩重如山，老人也挺可怜的。李子安当时脑门一热，没多思索就一拍胸脯就答应了下来。于是，这许多天来，李子安不断地在WA各个群里，在脸书帖上寻人启事，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晓得陈清华的地址。怎么办？偌大的广东省，成千万的人口，要找一个陈清华，无异是大海捞针，况且已北归数十年，陈清华是不是还在人间？终于，李子安决定举白旗投降，向老人承认自己无能为力、爱莫能助。“爸爸，老师要我们拍两张2x3的照片。”小儿子的声音吓了他一跳。“哦，好，明天爸爸就带你去相馆拍。哦……照片……照片”。李子安看着自己九岁大的小儿子，突然一道灵光在

他的脑际一闪。老人在信中不是说，希望陈清华能寄来他孩子的照片，说挺想看看这位素未谋面的孙子吗？现在不是有现成的“照片”了吗？虽然是张冠李戴，但为了让已快“油尽灯枯”的老人得到一个最后的心灵慰藉，这未尝不是一个美丽的谎言。于是，李子安马上牵了小儿子的手往相馆跑去……当晚，他埋头灯下，“沙沙沙”的开始以陈清华的身份给老人写信。隔天一早，李子安刚一把夹了照片的信放入信封中，老人就已来到他的眼前。“老丈，早啊！你找我有事吗？”“哦，阿安，我又来麻烦你了，你能不能再替我写一份信？”“写信！又是写给你儿子？”李子安心中暗自嘀咕：前一封信都投寄无门，现在又要写

一封。哎！“对对，写信给陈清华，阿安，我今年80了，没几年好活了，我孤生一人，死无所谓，但死前没联系上我儿子，我死不瞑目呀！”“老丈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儿子来信了，我摸到信封里还有照片，一定是他寄来了你孙子的照片，我敢保证你孙子一定长得英俊帅！”“啊？真的！”老人的嘴巴张开得合不拢。李子安掏出了信封交给了老人。老人撕开了信封，取出信件，一张照片随着信件掉落在地上。李子安的孩子走过来拾起了照片交给了老人。突然他惊叫道：“爸爸，这不是我的照片吗？”老人看着李子安孩子递来的照片，再端详李子安的孩子，然后，抬头看着李子安，一连“你……你……”了几次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疫情下的爱心

(黄碧珍)

雅加达自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时，大家都觉得心惶惶的，从电视的新闻报道得知每天都增加不少病例。3月中我就没去上班了，“关在家里”总觉得好无聊，没事干。虽经常与文友们通电话，相互问候，但总认为疫情又不断扩散，传播到其他地区，好可怕。不知何时了啊！才能遏制此疫情，得到疫苗让人安心，使人全部痊愈。疫情非常时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，不能随意出门，不聚会，不到人多的菜市买菜，保持平常心宅在家里“禁足”。4月中旬李卓辉前辈来电话，说明他要为文友们近7、8年来出版

的个人文集写生平，先刊登在他主编的网络电子“新报”里，以后才收集到他将出版的第8和第9本的文集里，要给我们这一辈留个纪念，让他们知道我们这一辈人虽历经30多年的华文禁制，但还在不断地耕耘，传承华夏的优秀传统文化。他要我帮忙收集文友们的文集寄给他，看到了他老人家已80多岁的人，还在继续为文坛奉献，为传承华文尽心尽力的伟大义举心里好感动，那我更应该尽力去帮忙他老人家来完成这一圣神的壮举。4月底我就开始不断去找，打电话问问通知有出版文集的文友，发给他们李老前辈的地

址，希望他们把书寄去。5月中旬一时想到燕雁飞文友自去年底2019年12月31日雅加达大淹水后，身体欠佳，就搬回巨港(palembang)与他儿子同住。一天中午我打电话问候，本是要他把书本寄给李老前辈，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，说无法寄了，因燕雁飞不久前中风，近又病倒了，入医院治疗。我就把这一情况告知袁霓主席。我俩商量后，考虑到疫情的非常状态下，大家都受到经济上的冲击，生意萧条，好多工厂不开工，不开店，怎么向文友们说要乐捐帮助他呢？只好把这一信息，发到wa作协“寒喧阁”里，让文友们知道而已。但没想到文友们

看了，第一位就由莲心文友先发话在wa，说明好不好文友们来一次献爱心。大家乐捐，多少不计，帮助病痛的文友。她先带领乐捐，结果接二连三，文友们纷纷响应，几天内就筹到一笔款项，汇去给燕雁飞，表示文友们的心意。7月初，一天早上箫娥来wa告知，肖章又病了，一早起来不能说话，用救护车送进医院急救，听了我好震惊。肖章自两年前中风后，其病况时好时坏，被病魔缠身，好痛苦，令人感慨。我得知了又把这情况告知袁霓主席、许鸿刚和莎萍两位副主席，为考虑疫情非常时期，不好再发起乐捐，我们几位就个别汇去

但几天后，箫娥知道肖章的病情没好转，不忍心，又发来wa，因此袁霓就把这信息放进作协寒喧阁，看文友们有何反应。结果，周兴华副主席再提出，文友们再来一次献爱心，大家乐捐，帮忙病危的肖章文友吧！他自己先捐出，为方便期间，要乐捐的文友就直接汇去肖章女儿的银行账号。没想到文友们真得又掀起一次大乐捐，你捐我捐他捐，两天内就筹到一笔好大的款项，帮忙病中的肖章。从这两次的乐捐义举，让我深深感到文友们之间的情谊比山高，比海深，让我好激动，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更让我感触良多的

是，印华作协只不过是小小的文学组织，不是什么大慈善机构，我们不是富翁、财主、企业家，但文友们都有一颗爱心、善心，都能做到“一方有难，八方救济”，纷纷献爱心的精神，不分彼此，团结融洽，群策群力，帮助解决困难，传承我们华夏互助互爱的优良传统，紧紧团结在一起。如果大家都能慈悲为怀，大发善心，助人为乐，要有“人饥己饥，人溺己溺”的博爱精神。关心他人，同舟共济，多发善心，那社会将变得多美好啊！在此祝愿燕雁飞，肖章两位文友早日康复，健康平安！(16-8-2020 写于雅加达)